

我为评书生

中石



中華書局

贾建国、连丽如
口述自传



我为评书生

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吴欣还 整理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贾建国,连丽如

口述;吴欣还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1

ISBN 978-7-101-08411-5

I.我… II.①贾…②连…③吴… III.①贾建国-自传
②连丽如-自传 IV.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9936 号

书 名 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口 述 者 贾建国 连丽如

整 理 者 吴欣还

责任编辑 宋志军 梁 彦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411-5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一、评书世家

小时候这些事和说书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冥冥之中又好像很有关系。

1. 三十多口的大家庭……………001
2. 会抽烟的七姑娘……………006
3. 曲艺戏曲界的邻居们……………009
4. 想考北大数学系的中学生……………015
5. “爸爸不让我接触评书” ……………019
6. 六岁登台贾建国……………023

二、第一个评书女演员

我是“咬着黄瓜尾巴”来的，刚生下来比较甜，没几年就不行了，但这对我的性格养成也有好处。没有“反右”，我说不了评书，这么多年有这么口气一直顶着我，支撑着我。

1. “为什么把我爸爸打成右派” ……………033
2. 退学听书……………039
3. 新书小组与宣武说唱团……………044
4. 不太适应环境的新学员……………049

5. 团里不同意我和贾建国谈恋爱……………052
6. 凤凰厅一个月，一辈子得父爱……………059
7. 第一次亮相儿说《三国》：我叫连丽如……………063

三、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

19岁的我问爸爸：“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评书艺术家？”爸爸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再聪明，再能干，再能说，可是有一样你记住：说透人情方是书，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心眼儿窄的人绝说不了肚量宽的书。你将来懂得人情世态了，必能成家。”

1. 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067
2. 贾建国当兵三年……………070
3. 为结婚一“闯”部队……………075
4. 与命相争……………080
5. 为孩子再“闯”部队……………084
6. 团里要开除我……………086
7. 夜里哭着唱单弦……………090

四、十二年没上台说书

彭俐先生写的《醒木惊天连阔如》里有这么几句话：“当一个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的时候，心理的压抑和愤懑会凝聚成一种力量，一种反弹，性格越是坚强，反作用力就越是巨大，有时会持续一生，缔造辉煌。”虽然说得有点儿过高，但是我觉得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人。这12年不光是我个人受到打击，评书界也受到了巨大打击。

1. 1966年，还不知道说唱团就要解散……………095
2. 去北京食品厂当工人……………097

3. 父亲走了——“也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说书”……099
4. 放不下的曲艺……106
5. 差点儿成了反革命……107
6. 王张江姚连?! ……109

五、1979 年

北京宣武说唱团 1979 年 9 月 12 日恢复，9 月 16 日我就上地演出。从 1967 年 7 月转业去北京食品厂收汽水瓶子，到 1979 年回到宣武说唱团，整整 12 年，我快 38 岁了，已然不会说书了。

1. 已然不会说书了……113
2. 从查资料开始……115
3. 恢复宣武说唱团……117
4. 看到“连丽如”三个字，眼泪下来了……120
5. 为父亲跑平反……124

六、为北京评书闯关东

回首看人生，沧桑一生情。壮志成大业，只身闯关东。如果当时不是两进哈尔滨录《东汉》，就没有人知道连丽如是谁。全国几十家电台连播连丽如的《东汉》，使我名声鹊起，这是头闯关东。

1. 刘兰芳进北京……131
2. 北京的评书太弱了……133
3. 寻找机会上电台……134
4. 到东北说书去……136
5. 哈尔滨电台录《东汉》……138
6. 录完《东汉》，母亲哭了……142

七、盛极一时 电视评书

要说录电视评书，可能连丽如录得也不晚，但现在大家印象中的第一次电视评书是田连元的《杨家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连丽如的电视评书，而知道田连元的电视评书？这就是一个人要打算成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1. 李鑫荃一句话错失良机……………147
2. 最早的电视评书……………150
3. 千山书荟交益友……………152
4. 《东汉》、《三国》上电视……………160
5. 两部《三国》一“打架”，错过北京电视台……………162
6. 被更多的电视观众认识，从《康熙私访》开始……………167
7. 和电视台的官司打赢了……………172

八、永远的书馆

从1979年宣武说唱团恢复以来，没有现成的书馆了，我和贾建国就一直在打地、开荒，再打地、再开荒……录完电视评书《康熙私访》之后，我说：“我还得回书馆，这一辈子我就是书馆情结，我离不开书馆！”为什么？为了评书的传承，也为了舍不得扔掉的评书演员的真功夫。

1. 没有现成的书馆了……………179
2. 木板房里把地扎……………181
3. 鼓楼的回忆……………183
4. 去农村开书馆……………187
5. 宣武公园，说《隋唐》，搞“鬼脸儿”……………189
6. 差点儿死在天桥……………194
7. 地坛庙会贾掌柜……………198
8. 我图什么……………206

九、转折点上——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

原来在宣武说唱团，为了说评书，我得想办法挣工资，养家糊口，我得为了一场演出补助那两毛五活着。而调到中国煤矿文工团，我没有这种精神负担。王昌厚老团长希望把我们调过去，就是希望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全身心地研究发展北京评书。

1. 遇上王昌厚老团长……………209
2. 下煤矿……………211
3. 石嘴山贾建国说书再惹事……………215
4. 评上国家一级演员，贾建国说“咱们离婚吧”……………221

十、一个人不叫评书界

一个人不叫评书界，只有大家共同在评书领域中努力奋斗，才叫评书界。

1. 永不参赛……………225
2. 全国评书评话艺术座谈会没我……………227
3. 田连元说：“你真是在这儿奉献呢！”
单田芳说：“你太刚强了！”……………229
4. 我参加的几次书荟……………234

十一、把评书带向世界——新加坡、马来西亚

连丽如出国只有一个目的：推广中国评书艺术。在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第一次专门为评书开了专场，面向全世界华人广播；在马来西亚，当地人第一次听到了现场评书，他们说“听连女士说《三国》好像是一阵风潮”。中国评书开始走向世界。

1. 去新加坡，第一次走出中国……………245

2. 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开书场……251
3. 狮城客串主持人……257
4. 马来西亚疯《三国》……264

十二、把评书带向世界——美国

在美国，评书走进了哈佛大学等众多名校，连听不懂中国话的外国人都被吸引了，说：“你的声音和你的表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抑扬顿挫，有一种音乐感。”在洛杉矶侨二中心，第一天，很多年轻人开车陪父母来听书；第二天，本来都不知道评书为何物的儿女主动问父母：“您还去不去了？我们还想去。”

1. 结识常春藤名校教授白素贞……273
2. 北京评书进哈佛……277
3. 把曹宝禄的录像从美国带回来……289
4. 华盛顿史密森尼“洋庙会”……292
5. 书馆开到洛杉矶……295

十三、书“外”的功夫

无论是开古玩店，还是小说朗诵，参演电视剧，客串主持人，我都感觉是评书给了我文化底蕴，没有评书的积累，我做不好这些。反过来，在做这些的同时，又加深了我对评书的理解。

1. 开古玩店的说书人……299
2. 《康熙私访》与《康熙微服私访》……306
3. 《鹿鼎记》——小说朗诵与评书……310
4. 新的尝试：动漫评书与音像制品……318
5. 父亲的三段绝版录音和遗著……321

6. 连丽如书场……………326
7. 《采桑子》里的大福晋……………332

十四、连派评书

启功先生曾为连派评书题词：辞气力与宋元角，史通学补谈迁疏
 欧阳中石先生曾为连派评书题词：敬亭遗韵

1. 重“评”才叫评书……………339
2. 连派评书的“文”……………343
3. 连派评书的“精气神”……………346
4. 评书与京剧……………348
5. 说透人情方是书……………351

十五、传承

我现在把自己摆到一个传承的位置，我觉得我摆得很正。

1. 再开书馆——小梨园和月明楼……………357
2. 北京评书的非遗传承人……………366
3. 收徒……………368
4. 宣南、崇文、东城——年轻人的舞台……………382

十六、弟子儿女说

老两口对评书的愛，一辈子对评书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是我们谁也比不了的！

1. 王玥波：“我为评书生”，人家敢这么说，人家就是这么做的……………391
2. 李菁：连派第四代都是连先生亲自带着……………395

3. 吴荻：敬、爱、传、承……………399
4. 贾林：师父现场的控制能力太强了……………401
5. 祝兆良：老两口像父母，比父母还操心……………404
6. 梁彦：如师父所说，做一个能登台说书的曲艺研究者……………407
7. 贾琳、郑昕：爸爸妈妈跟徒弟说的话比跟我们说的话多多了……………410

附录一 贾建国、连丽如出版评书文本目录……………413

附录二 贾建国、连丽如出版评书音像制品目录……………414

后 记……………415

一、评书世家

小时候这些事和说书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冥冥之中又好像很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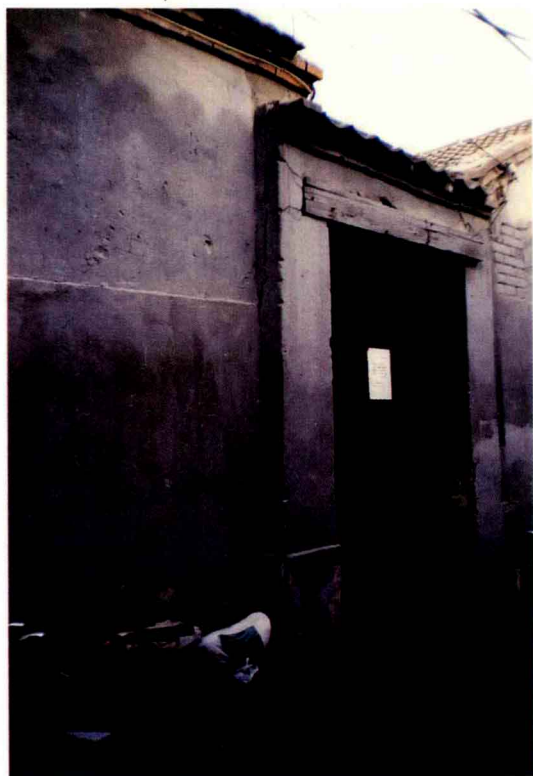
1. 三十多口的大家庭

我出生在北京琉璃厂西街国门关1号，1942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辰时。

国门关1号在今天椿树医院附近，是四合房，南三间北三间，东西各两小间。北房靠东边里间是父母住，我就出生在里间的大炕上。本来父母盼着生个男孩。因为我大哥大我12岁，属马，二哥生下来就死了，后来又有三个女孩，死了一个，到我出生时活着的就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当然希望再有个男孩。但我一生下来嗓门大，“哇”一声儿，特别脆，还睁着两只大眼睛，我爸一看，挺高兴。提起大眼睛，我长得哪儿都像我爸爸，就眼睛不像，我眼睛大。我太太（奶奶，满族人称奶奶为太太）就喜欢眼睛大的，当年给我爸爸找媳妇就专门找的“大眼睛媳妇”，结果我们家的孩子个儿个儿两只大眼睛。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爸爸喜欢我，我出生以后还给我按老北京人的习俗办了“12天”。那天家里来人非常多，后来很多客人都成了和我们子一辈父一辈的好朋友。



连丽如1942年农历二月初二生于北京琉璃厂国门关1号，百日留影。



琉璃厂国门关！号，昔日乐天居士命馆，连阔如故居，现已拆除。此为拆前所拍，已破败不堪。

我们家是满族镶黄旗毕鲁氏，老姓儿毕，到我爸爸出生时早已没落。我爷爷叫毕凌（lǐng）保，清末在午门那儿做门甲（把守城门的士卒的最小头目），也做过几天笔帖式（满语，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算是文书秘书兼翻译，翻译点满文之类的，家里有点儿文化基础可能就是打那时候传下来的。满族人有个习俗，辈辈改姓儿，以名儿为姓儿^①，爷爷就姓凌，我爸爸叫毕连寿，就姓连了，我们这支儿都姓连，但现在我大爷和二大爷他们那边儿没改，还姓毕。爸爸行三，是暮生儿^②，您出生前一个月，我爷爷就去世了。大爷袭了爷爷当门甲，在午门那儿，挣些钱供家用。我大爷和我爸爸是隔山的兄弟（同

① 满族人都有自己的“老姓”，每个家族最早的姓氏，多是由部落名称转变而来，后来因为方圆百里一个姓的人都住在一起，每家就不在自己名前再冠以姓氏了，便出现了俗称的“满人指名为姓”，“一輩一姓，輩輩改姓”。

② 暮生儿是北京方言，指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子女，老北京有俗语：“暮生儿，暮生儿，天黑偷偷掉眼泪儿。”

父异母的兄弟)，大爷是我头一个太太生的，我的太太是续弦，生了我二大爷，跟我爸爸。太太没上过学，连名字都没有，但却是个特别聪明能干、也特别厉害的人，年纪轻轻拉扯着几个孩子，靠给一位王府的格格梳头挣钱养家。所以爸爸一直非常敬重我太太，太太去世后，家里正中的墙上永远挂着太太的大照片。

爸爸是个苦命人，13岁离家，独自在天津闯荡，20多岁看着家里的寻人启事才回来^①。他摆过卦摊儿，做过小买卖，后来拜评书艺人李傑恩为师，学说评书《西汉演义》，取艺名连阔如。自说书、开广告社挣钱后，日子渐好。等到我出生时，爸爸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开着连阔如广告社^②、连记杂货店、北洋药社，再加上命馆，还在几个电台直播评书。解放前在电台说书，演员不是从电台拿钱，而是从电台包钟点儿——我包



① 1916年，13岁的连阔如去天津寻找在那里做佣人的母亲，结果和家里失去联系，在江湖流浪八年，在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当过学徒，在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儿。1924年，21岁时，在天津看到北京《实事白话报》社会新闻版上登着“寻找毕连寿回家”的广告，这才回京与母亲兄弟团圆。

② 1939年，连阔如广告社营业，当时的商品批发大户亿兆商店和满泰洋行都是广告社最主要的业务客户。因为广告社规模影响大，连阔如被推举为北平广告社同业公会理事长。抗战胜利后，因抵制国民党征收“广告捐”，广告社被封，1947年被迫停业。



1940年春节，连阔如全家合影。

右起：连阔如、长子连振翔、侄女毕淑萍、大女儿连桂华（被抱着的）、夫人康玉明

① 民国期间电台广告内容多以药品、化妆品、绸缎、鞋帽为主，很多曲艺名家都在电台做过广告。当年，侯宝林就曾在一些商业电台说相声报广告：“学徒侯宝林，在下郭启儒，上台鞠躬。我们应广告客户之特约，每天这个时间在这里伺候您一段对口相声……”把骆驼牌染料、盛锡福、大有鞋帽庄的商品信息与《改行》《粥挑子》等诙谐幽默的段子结合在一起，深受听众喜爱。

一个钟头，得给电台钱，然后自己接广告，挣这广告费。我爸爸过去在广播电台说书的时候就插广告^①：“秦琼一分双铜——您要吃‘避瘟散’请上哪哪哪儿——然后这双铜才下来呢。”所以为了经营方便，爸爸开办了连阔如广告社，还当过广告行业会的会长。广告社在北平相当知名，寄信不用写地址，写“连阔如广告社”就能寄到。后来作家王蒙的书里还提过我爸爸的广告社名列前茅。

事业好了，爸爸就把自己的哥哥、侄子都接到家里，小姨子、小舅子也都来。我姥姥、姥爷死得早，舅舅和我两个姨儿都是在我们家长大的。爸爸对他们特别好，舅舅字写得好就是我爸爸开命馆给人家批八字的时候，他在旁边负责给写，练出来的。当时家里不算佣人，住着30多口子，都养活着。一开饭，孩子、侄子、徒弟、伙计和我爸爸都吃一样的，人家说没有这样的老板。一过年，我们家东屋全都是肉，拌好的饺子馅儿、蒸好的荸荠丸子、做好的米粉肉……三舅妈头过年来了，我哥给雇一辆人力车，饺子馅儿、羊肉、牛肉，拿一车走了；我嫂子娘家妈来了，又照样，拉一车走了……街坊邻居也给。

那时北洋药房里面有个伙计叫韩长发，一到饭点儿，我们家的人就到药房门口喊他吃饭，后来我爸在北洋药房养的八哥都学会了，一看见叫长发大哥吃饭的人来了，它就叫：“长发，吃饭了！长发，吃饭了！”这八哥特别可爱，后来让国民党的一个残兵愣给拿走了。韩长发解放以后到了东北哈尔滨，在市公安局信访处工作。“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人去找他调查我爸爸，说：“连阔如当初是你们掌柜的，怎么剥削的你，如实写来。”韩长发大哥是贫农出身，家里非常穷，人特别厚道。他就跟那调查的人说：“您回去吧，当初连阔如吃什么我吃什么，连阔如



“事业好了，爸爸把亲戚都叫到家里来住。”

1940年代照相馆戏出照片，康致中（左，连阔如内弟）、连振庆（连阔如大哥长子）。

穿什么我穿什么，一到冬天我们家一家子所有的棉衣，连阔如老先生都给做得了，派人送到我们家去，不让我有后顾之忧，我没得揭发连阔如，连阔如对我太好了。”

这个北洋药房是给我舅舅开的，其实开广告社，广告社不开之后又开连记杂货铺，都是给孩子开的，都在家附近。我大爷娶儿媳妇，二大爷聘闺女，都是我爸爸花的钱。爸爸就是想，要是将来自己不能干了，这一摊儿那一摊儿，大家都能有份产业。

爸爸会算命，按迷信的说法，慫本身是一个出家的命，四大空亡，本不该结婚，就算有儿女财产自己也留不下。可能是知道自己的命，把几家人都招到一起养活，

多少也有这方面原因。爸爸对这个家用心良苦，但没想到自己后来成了右派，一下子掉下来了。生活事业一落千丈，这个家也就散了（我舅舅解放后就上东北了，二大爷全家 1950 年也上口外了）……打成右派以后，亲戚们几乎都不来了。都说亲故亲故，世态炎凉啊！

2. 会抽烟的七姑娘

我是辰时生的，7 点多正是太阳刚出来，所以小名儿叫桂辰。大名叫桂霞，但我长大了不喜欢这名字，觉得贫。桂辰这名字一直没叫起来，因为大家都叫我七姑娘。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按大排行，大爷二大爷我们家，一共有姐妹八个，我行七，岁数大的管我叫七姑娘，同辈人就叫我七妹。

在我出生以前，家里有两个奶妈，老白和老宋。老白带着我桂华姐姐，桂华姐姐大我 4 岁，又聪明又好看，从小爱唱戏，唱京剧学程派像程派，唱评戏学小白玉霜像小白玉霜，连相声《黄鹤楼》都会说。非常可惜，后来 29 岁得心脏病肺结核死了。我二姐连桂贤比我大 1 岁多，跟着老宋，老宋又倔又难看，所以二姐长得没我好看，有点儿笨。两个奶妈不一样，喂出来的孩子也不一样，可能长期吃谁的奶也随谁。到我这儿我妈也没奶，但就不请奶妈了，我吃羊奶长大的。从小我就淘气，小姨儿看着我，她大我 9 岁，跟姐姐似的。父母住北屋，里屋是一个炕，靠着玻璃窗前放一个小桌，是我爸爸批八字的地方。炕旁边是梳妆台，外屋中间儿靠山墙放着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后面一张条案；西面窗户下面是一张漆皮的大字台；靠西墙是书柜；北墙放一大木椅子，撂下来能当床，我和二姐就是在这大木椅子上面睡大的。椅子是民国时期菲律宾木洋式的，现在家里还留着呢。

爸爸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我也像个男孩子，在这个院子里无拘无束的。出了家门，国门关 1 号是在尽北头，出南口往右一拐就是北洋药房，药房里就是我舅舅和那个伙计长发大哥，过马路斜对着就是 143 号连阔如广告社。西琉璃厂一带遼远斋、来薰阁……这斋那阁的古书店，爸爸是书店的常客，所以那儿的